

危 栏

杨 晶◎著

市里班子即将换届，上报组织部的后备干部名单成为孜孜以求仕途成功者的竞争战场。

资深干部李经纬是“临界者”，他的书生气与“权敏”的矛盾，令他在这个特殊时段呈现出别样色彩。

建筑公司的老板、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活动在李经纬的周围，释放各种信号和实际而确切的“薄力”。李经纬深感父辈的关系网络的巨大威力。

李经纬在献血中的优秀表率作用，使他借助媒体名扬天下，而与市政府冯秘书长的摩擦，让他感到前途难料。

李经纬的旧情人的现身，骤然加剧了他的家庭矛盾，这种“精彩”在眼前的搏杀中足能“授人以柄”。他的担忧与拿到原地委书记“上方宝剑”的优越感使他在暗转阴、阴转暗中“打摆子”。

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的不可小觑，双方的此消彼长，成为贯穿在这一时段的主旋律。各色人等的表演和面目的变幻，使人性的多面性在这特定的“试纸”上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权利、情感、婚姻、公理……同样斑斑驳驳。

两个主要“后备干部”各自散发出的火药味与一决雌雄的坚定，在一场洪水中化解了，而冯秘书长……



紫丁香文丛

危 栏

杨
晶
著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栏 / 杨晶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1

(紫丁香文丛)

ISBN 7-5080-3683-2

I. 危…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2126 号

危 栏

著 者: 杨晶

丛书策划: 高苏

责任编辑: 刘晨

装帧设计: 阎瑛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3331

印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98 千字

版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华夏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 请随时联系

“紫丁香”告白

紫丁香，清幽而温婉，优雅中透出淡淡的忧郁，这种意韵恰能暗喻今日都市情感的欢愉与迷茫，道德上的徘徊、贤淑与放浪、成熟与幼稚、世故与天真、唯美与微颓……

“紫丁香文丛”恰是都市场景、情爱主题、浪漫意绪在当下生活中的变异与呈现。

反省之路(代序)

吴秉杰(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

“人是一种随时随地都要反思自己的存在的意义的一种生命。”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现在,我们把“反思”理解为“反省”,把“存在”理解为“社会存在”,它便转化成了一个积极的现实主义的命题。

当前,被称为“官场小说”的作品比较流行,说明它们已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和文学界的关注,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了;不过我却认为,这类作品的创作仍存在着相当大的片面性与局限性。譬如写惩治腐败的作品,总是腐败官员的级别越写越大,情节越写越严重,这从新闻的、法律的角度看,或许是很重要的,也能震撼人心,对于全社会反腐倡廉具有警示作用,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则未免有些表面化了。杨晶的《危栏》使官场小说悄悄地发生了某种位移,这当然也是目前一股创作潮流。它开始反省自我人生,深入社会存在亦即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探究那同样是富有社会性品格的人的欲望与追求的意义。因此现在,我宁可把这些作品视为是人生小说的一种。

《危栏》是把普通人带入了官场。这是一位长期耽于官场又不适应官场而又坚持要在仕途上走下去的主人公。《危栏》表现了他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悲情诉求,表现了他的生存境遇中的独特的生命的变异与内在的疼痛。我读后心中有些难受,有一种不是滋味的滋味,有一些不寒而栗的感觉。这说明小说已达到了它的目的。作者把主人公带入了其设定的结构之中,接受“水

与火”的灵魂的拷问。《危栏》故事性强，线条简洁而又推进迅速，这种故事性强而又晓畅好看的小说，也是因为它有着与读者的前意识相一致的预设的结构。

作品的主要人物其实只有一个：李经纬、李科长，有经天纬地之愿，经天纬地之志，其表现又实在配不上他的名字。其余的人物差不多都是侧写的：柳叶是理想化的，施桂枝是漫画化的，还有朱市长、陈市长则隐隐约约……朱市长是好人吗？从他曾受品行高洁的老干部刘柏龄信用提拔，本人又不谙人际关系，老是记不住人的名字，以及拒绝了李经纬的十万块钱又最后可能是扶持了李经纬一把看，似乎应是一个好人。陈市长是一个坏人吗？从他与周部长的交易以及工作表现和对于李经纬的态度看，似乎也不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坏人。这种隐隐约约、好坏难分，也正是反映了普通人的视角的特点与结构本身的复杂性。

使我感到难受的是李经纬。他是一个老实人，因老实而工作成绩卓著、成果颇丰，而做公务员十四五年得不到提拔，而不善交际、不会“上货”，而备受心灵的欲望的煎熬……果真是老实乃无用的别名？他最后也发展到了疯狂地找关系与门路，夜夜噩梦，神思恍惚，见到比自己职位高的人便自觉低人一截，以致为了提拔不惜把自己原有的人格尊严都打得粉碎。这真是让人悲凉与恶心。

“恶心”可以看作是一个存在主义的术语，它的另一面便是荒诞。文化是历史的投影，而人格则又是文化的投影。虽然许多人都说想当官是为了一展抱负，搭起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这说法其实并不可靠。而被打碎的人格要想恢复其原有的光荣与尊严，却是何其之难！可以想见，李经纬倘若得遂所愿，以后的发展将会怎样？

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篇谈及某些负面文化对我们的影响的文章中，曾经写道：那种人人反感，而又人人卷入；人人受

害,而又人人响应,人人感受到身受着强大的束缚,而又人人无法摆脱这种束缚;几乎如此或大体如此! 这种状况过去、现在都可能存在着。在这种时候,主体的反省与自省便变得格外可贵。

我想,《危栏》所努力要开启的,便是这样的一条反省之路。

目录

反省之路(代序)	吴秉杰	1
----------	-----	---

1 上货,上货!	1
2 老冀带走了两万块钱	11
3 按第二个字的笔画排	19
4 给你发个一吨重的大奖章	27
5 热闹的快活林歌舞厅	34
6 朱市长能否说上话	42
7 亲自出血	53
8 河东狮吼	62
9 谨防祸从口出	71
10 三个女人三台戏	76
11 给妻子一记耳光	84
12 羊进了办公室	88

13	灵魂打架	98
14	老鼠请猫会餐	108
15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119
16	梦中叫出了情人的名字	130
17	宁顶柱,你给我“顶住”	139
18	“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	150
19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156
20	简直泼妇一个	167
21	“不下苦功花不开”	177
22	把孩子哄着了再说	181
23	领导的眼明着哩	191
24	我呢?怎么安排我	202
25	坚信还有下一批	208
26	我给您跪下了,亲爹	216
27	两只手加起来是几	225
28	胜——利——前进	231
29	向妻儿和情人诀别	238
30	传呼机在此刻响起	247
31	亲自消失了	255

1 上货,上货!

一九九六年盛夏的一个早晨,李经纬家床头柜上的小闹钟在六点半分的步伐上,准时抖动起来。那激烈的铃声将熟睡中的李经纬从梦中撼醒,他打了个激灵,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到卫生间,抓住毛巾在脸上胡乱擦了一把。之后,穿上运动裤头背心,登上运动鞋,拿上袖珍收音机,跑上通往公园的道路。

早上长跑,是从上大学时养成的习惯。当他奋腿振臂,进入状态之后,他感到血液在血管里汩汩流淌,气脉在周身徐徐回旋,活力在筋肉里跃跃欲试,他觉得跑操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然而这种享受李经纬已很难经常享受到了。那些个正在起草和有待修改整理的市长讲话、情况通报、情况反映、会议纪要越来越多,整日像个小山包一样堆满了他的案头,他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每当夜里加班太晚时,他就失去了早上享受跑操的乐趣。

收音机里正播送着中英代表团关于香港回归谈判的消息。想到将来等香港回归以后,一定要到香港去看看。一会儿就开始播送沙尘暴袭击北方的消息。他突然意识到了咸腥的空气和黄茫茫的天空,并下意识地看了看不远处那家工厂的烟囱。还好,没有排放烟尘。他又联想到了省环境保护检查团正在市里检查的事情,不由加快了步伐。

到了一棵高大的雪松下,他又见到了市委那个他叫不出姓名的老科长,还在一着一势地打太极拳。过去,那位腮帮上长着一颗黑痣的科长每见到他,都要停下手中的拳,向他招手。等他过来了,就像长辈似的给他传授自己在从政道路上的经验教训。

一开始还好,时间长了,李经纬便有些烦。特别是有一次,他见到那位科长正在和另外一个人说着同样的话,便发觉他是在完成自己的癖好,顿时脑子里闪出了鲁迅笔下那个逢人便讲被狼叼走了儿子的样林嫂。早上的时间很短暂,李经纬不想在这个时候听到烦心的事,他想轻轻松松地来享受早上的这会儿时光。他想赶快跑过去,可已来不及了,老科长又在向他招手,他只好拿出笑脸迎了过去。

“李科长,赶快上货呀,要不就来不及了!”

“是吗?记住了,记住了。”

“不能只记住,要落实到行动上。我过去不明白,现在明白了晚了,你可要抓紧呀!”

“不行呀,做不出来呀。”

“做不出来也要做呀。不然,后悔就来不及了……”

虽然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可李经纬的心里还是仿佛突然塞进了一块铅,周身的血液也好像一下子凝固了。上货上货,现在怎么到处都是这种声响,难道离开上货就无话可讲了吗?

当跑到公园的吊桥上时,他忽然发现前边走着的女人极像柳叶。那人穿一件湖绿色的两件套裙子,梳着两个羊角刷,下面是雪白的脖颈,迈着碎步,轻快地走着。她苗条的身材、轻盈的步态和那身装束都与柳叶那么地相似。他身上的血液又欢快地奔流起来,紧跑几步,追上去。经过女人身边时,侧脸看了一眼,结果却是那样令他失望。

跑了一圈回到家中,宋秋月出去活动还未回来,瑶瑶已上了学。他冲了个凉水澡,草草地吃了妻子准备的饭,七点四十分,准时来到办公室上班。

顾大军已到,正在拖地。一会儿,王卓立和施桂枝相继来到,约定俗成地各自提水、抹桌。而隔壁李经纬的办公室,他却每天坚持自己打扫。在当上科长以后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过去

做科员时的作风,他认为劳动是光荣的,不但可以活动四肢,还可以调节情绪。他还记得小时姥姥讲过的一句话,“扫地如清心”。他喜欢一尘不染和有秩序的工作环境。假如屋里一团糟,到处是灰尘、杂物,那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尽管人们说市政府办公室是有史以来“最无奈的时期”,他还是认为,作为市政府办公室的一个科室,应该有个表率的样子,给前来办事的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卫生打扫完毕,他点上一枝烟,来到隔壁大办公室安排工作。王卓立继续搞关于N市如何消除脏乱差现象,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调查报告。顾大军随万秘书长参加昌邑县新长途汽车站落成剪彩仪式。施桂枝在科里接电话值班,校对文件。然后自己拿了本、笔,匆匆走向后楼陈市长办公室。

在市长楼前,听到远处有人喊他,并向他跑过来。近了才看清原来是小时同学,老家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洪学文。握着手就嚷嚷请客。李经纬问请什么客?洪学文说:“你别唬我,老家的人都知道你提为市建委副主任了。今天来时,张县长还专门交代让我问问你,县里还有点事想请你帮忙哩。”

李经纬说:“哪有这回事。”

洪学文问:“你没有动?”

李经纬说:“没有。”看着洪学文半信半疑的目光,又说:“真的没有,谁有了粉不往脸上擦,要动我还会在这儿。”

“你真该动了,在政府干十几年了,头发都熬白了。”又问:“你是属啥哩啊?”

“你都忘了,我比你大一岁。”

洪学文哎哟了一声,说:“得抓紧活动,再有两年上不去,就完了。”

李经纬说:“有啥完不完的,有老婆,有孩子,有房住,有衣穿,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又不愁开不下工资,比起咱班有的同学

也算可以了。”

洪学文恳切地说：“话是这么讲，该活动还得活动。听说市党代会之前要动一批干部，县里人都跑疯了，现在这事非跑不中。老家人和同学们都巴望着你高升。”

李经纬说：“命有八阁，走遍天下不满升。听天由命吧。”又说：“见了老同学们代我问个好。”

洪学文说：“霍哲最近好吧？他还在老干部局？”

李经纬说：“好，还在那儿，你见不见他？”

洪学文说：“没啥事，不见了。见他代我问个好。”

李经纬说行，便和洪学文握手言别。往里走，见任世屯提着一个“祝你好运”的蓝包鬼鬼祟祟地往楼里进。看见了李经纬，赶忙换个手，用身体挡住，往楼上溜去。李经纬顿时如吃了个苍蝇，扭脸向陈市长办公室走去。

屋里屋外都是人。建委主任、规划局局长、园林处主任、自来水公司经理、环保局局长、区长，还有几个不相识的，夹着包，握着手机，眼中纷纷露出焦灼神态。李经纬和他们一一问好，来到屋内。

里边已没有座位，便出来和环保局焦局长说话。说起小造纸厂污染治理问题，焦局长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说前天宋庄的小造纸厂刚刚关掉，昨天还是照样收麦秸，真没法子。李经纬问了省环保局检查团的吃住安排情况。焦局长说，总统来了也无非这样。李经纬见东城区的赵区长打完电话合上了手机，便对他说：“赵区长，阎庄村的污染问题，最近群众一直来上访，我已跟陈市长反映过了，你见陈市长时再提醒提醒。”

赵区长说：“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

焦局长抬腕看表，说已经八点二十分了，赶到宾馆都八点半了，省环保局的人在等着，得赶快走。李经纬进到屋里，故作焦急地对陈市长说：“陈市长，时间不早了，省环保局田局长刚才又

打电话催让去哩。”陈市长说马上就走。又过了十几分钟，陈市长才穿过重围，走出屋来。这时，李经纬的传呼机在响，一看，是省城老冀的电话，便赶快到值班室打电话。拨通之后，电话那头传来老冀粗哑浊重的噪音，说上午要到N市来，大约十点到。李经纬问是否需要跟陈市长说？老冀说事情不大，就不惊动市长了。李经纬怕十点回不来，又急忙往科里打电话让王卓立过来。跟陈市长说科里还有急事需要处理，让小王跟你去吧。陈市长说行。又给王卓立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看着车子离去。

一路考虑着老冀的事，走到了办公室，见旁边大办公室门锁着。开了门，施桂枝不知去了哪儿，桌子上摆着正在校对的文件。李经纬最担心的是科里唱空城计，万一领导来电话无人接。走时还专门跟她交代了，可还是到处乱跑。想着拿了校样来到自己办公室校对。

刚坐下，电话铃响起，是人事科打来的，通知下午三点在第一会议室召开民主推荐干部会议，任何人不准请假、迟到。李经纬心里怦怦跳动了几下。过来到大办公室，在小黑板上写了会议通知。粉笔刚扔下，电话铃又响起。拿起话筒，是霍哲。说组织部的考察工作马上要开始，你抓紧活动。再一个就是各方面都要谨慎些，不要出乱子。李经纬说刚才接到电话通知，下午要开考评会。霍哲说考评很重要，民主评议的票数是个很重要的基础，你要给关系不错的人都打个招呼，叫他们给你勾上，千万不能大意。

坐下来校对文件等老冀，看着看着，脑子里出现老冀形象。前几年N市建北方大厦时，老冀以一个赫赫有名的省建筑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参加了投标。那时老冀叱咤风云，横刀跃马，征服了所有对手，一举中标。后来北方大厦以其建设速度快，工程质量高被评为省优工程，还受到N市政府的嘉奖。那时，N市的建筑行业中纷纷传说老冀的公司是一个省长的私人队伍，而李

经纬对这种说法却不以为然。但那位省长也确实前来 N 市看过几次工程,在和 N 市的书记、市长一起吃饭时,老冀也在场,席间和省长推杯换盏,谈笑风生,看来和省长关系确实非同一般。那时在协调和地方建委、规划、土地等部门关系方面,李经纬为老冀出了不少力,老冀深为感激。今年春天李经纬去省城出差,顺便去看望老冀,无意中谈到自己的职务问题时,老冀拿烟的手挥动了一下,说:“这鸡巴简直不算个事,回来给×省长说一下,让他给林书记打个招呼就行了。”李经纬听了心中一阵激动,说了许多拜托之类的客气话。之后一段时间,李经纬心中像牵着根绳似的记挂着这件事。期间打电话追问过几次,均无结果。想到老冀这次来,一定要再深入地讲一讲。

正在思考,外面响起熟悉的高跟皮鞋声。李经纬掀开门帘出来,见施桂枝胳膊窝里夹着上边印有“明珠商厦”字样的鼓鼓塑料袋,嘴里咬着半根油条,正丁零当啷拧钥匙。一见李经纬,脸腾地红了,赶忙抽出口中油条,支吾着说早上起晚了,送孩子上幼儿园耽误了事,没顾上吃饭。李经纬想说她几句,但话到嘴边咽下了。李经纬给她交代了下午开会的事,让她再通知一下王卓立和顾大军,并叫她过来把文件拿去校对。

李经纬的思绪刚刚回到方才题目上,施桂枝用尖利的嗓音李科长李科长地傻叫,顷刻又推门进来说有人找你。李经纬下意识地看着表,连问是谁。施桂枝说还是以前来过的阎庄村上访群众。李经纬说你没说我不在?施桂枝说我跟他们说你在哩。话音没落地,两个老头推门走进屋里。李经纬站起来让座,让施桂枝沏茶倒水。李经纬说你们不要再跑了,已给陈市长汇报过了,市长这几天事情多,还没顾上说,估计马上就开会研究。那个戴眼镜、面容清癯的贾老师说:“你们光说研究,这研究到何年何月哩?现在污染不说,眼看汛期马上就到,全村一千多口人性命啊。俺这次来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请你们到俺村看看。”

李经纬说：“我知道，以前去过，情况都了解。”

另一个阎老汉说：“李科长，俺也知道你忙，可俺也是没法才来找的。那水里也不知是啥东西，流到哪，庄稼瓜果就死。地里的西红柿、茄子都烂完了。俺都是凭种菜活哩，一直这样下去，叫俺咋过哩。这次俺是代表全村百姓来的，你再忙也得去看看。”

李经纬说：“你们要多往乡里、区里反映，我不是讲过了。”

贾老师说：“去了，乡长、区长都说是市里的事，他们没法管。”

李经纬说：“要逐级向上反映，不要一下子就到市政府。去叫你们乡长、区长来找领导说。”

阎老汉愤愤地说：“咋，市政府都不管老百姓的事了，你为人民服务是咋服务哩。走，贾老师，找市长去。”说着起身要走。

李经纬说：“市长出去了，不在家。”

阎老汉不相信，说：“那俺就在那儿等，他还能不回来。”

李经纬拦住说：“老大爷，你们不要去了，他真的不在。我回来催市长这两天就开会，行不行？你们要不听我的话，以后你们的事我就不再管了。”

这时电话铃又响，李经纬没接。他听到那边施桂枝说了声不在，放了电话。李经纬好说歹说一阵，才把二位老汉打发走。

李经纬过去问是谁的电话？施桂枝说没有问，听声音好像是东院秦秘书长。李经纬说秦秘书长的电话为什么不让我接？施桂枝说她拿不准是不是，还说你刚才不是说不让打扰你。李经纬说：“不是不让打扰，而是要分个情况。阎庄村老百姓上访的事你不是不知道，已给领导汇报过多次，而且牵扯到许多部门和下面基层单位，咱们能够解决？咱们只能够给领导汇报，催一催。可是秦秘书长打电话不知有什么重要事情，你怎能不让我接。小施啊，你在政府工作多年了，也提了副科长，一定要长点心，遇事多动动脑筋。我给你讲过多次，接电话一定问清对方是

谁,有什么要紧事做个记录。我说的话你总是当耳旁风……”

施桂枝眼睛红起来,准备好的泪水即将夺眶而出。李经纬看势不对立即打住,无奈地摇了摇头,来到自己办公室。他拨通了秦秘书长电话,秦秘书长让他现在过去一下。李经纬又过去给施桂枝交代:“秦秘书长那儿有点急事,让我过去一下。一会儿有人来找我,是约好的,来时传呼我。传呼号记着吧?”施桂枝说记哩。李经纬说不敢乱跑,可能一会儿就到了。施桂枝揉揉眼睛说:“哦。”

李经纬小跑来到秦秘书长办公室。

秦秘书长是市委副秘书长,主要负责重要文件的把关工作。是李经纬小学时期的语文老师,同时,又是李经纬父亲的学生。由于文字功底好,人又老实本分吃苦能干,六十年代末期调到当时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当秘书,一干二十多年,熬到了副秘书长位置上。李经纬来到秦秘书长办公室轻声叩门进来,见秦秘书长从老花镜上边翻着眼睛瞅他。他右手拿了个红水毛笔,办公桌上散放着改过的和没改过的文件稿子。见是李经纬,就放下笔,卸掉老花镜,把椅子往后挪了挪,斜过身来说:“坐吧。”

李经纬坐到一侧的一个单人沙发上,小心问道:“有啥事秦老师?”

秦明达端着茶杯落座于另一个单人沙发上,摆出一副深谈长谈的架势,说:“市委马上要考查干部,你知道不知道?”

李经纬说:“听别人讲过,不是太清楚。”

秦明达说:“早两天市委常委会上,林书记指示组织部周部长,让抓紧干部的考评工作,七八月份干部调整任用工作要结束。这次党代会之前的干部调整虽然面不会很大,但一些老同志要下,还是要动一批的。你的事我给周部长也讲了,说是老同志了,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了,这次请尽可能安排一下。周部长说主要是两头,一是市政府办公室,一定要把你推荐上来,名次